

## 阳光房

□高明昌

每次回家，第一眼看见的总是底楼的阳光房。

这是小妹家的阳光房。阳光房不大，六平米左右，里面放着两只矮凳，一张竹椅，还有圆盘式的小茶几，妥妥的喝茶聊天的地方。阳光的碎影，跳跃在家什的上面，变成了暖意的流动。90岁的母亲低坐着，左手握着绒线团，右手握着绒线儿，朝着顺时针方向，不断地旋转着，就像转着正在打气的皮球一样，线团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圆了。我走进去，唤一声妈后，顺嘴带上一句：这里真暖和。母亲说比空调还要适宜。我知道：这是阳光房的好处，阳光一聚焦，温度就升高，人就周遭暖意。有次回家碰着阴天，不见了阳光，但走进阳光房，仍旧感觉比其他地方的温度高出几度。问为什么呢？母亲说，这日头，本来是天天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其实还是照在阳光房上的，不相信，你摸摸面孔。

我先一愣，后一看，再一想，确实啊，只要是白天，太阳确实是一直出来的，只是晴天了光束强烈，世界全是亮堂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满心欢喜；阴天了，天空阴沉，光影就隐去了，满眼冰冷，大家就一脸嫌弃。但仔细想，阳光看得见，阳光看不见，与太阳是没有关系的。太阳公正无私，准时准点，不辞辛苦，天天出来，夜夜回去，毫无怨言，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，

一直照在我们身上。只是我们用最原始，最直接的视觉感官，做了最愚笨的判断，认定太阳没有出来，从而使得自己眼里没有阳光，心里没有温暖，想想自己怕自己了。说到底，我们的肉眼，太直接，太固执，太片面了，阳光照不到自己身上，就认为日头藏起来了，或者落山去了。但母亲说了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落山是去照别人家了，很忙的，很辛苦的。

啊，照别人家了，别人家是谁？我想到了地球的另一半。

还未到春上，有一次回家，娘俩去了菜园。菜园是分畦的，每一畦一米宽，五米长。有一畦的泥土之上，都罩上了薄薄的尼龙。蹲身看一眼，发现尼龙的反面，有些许的小小的水珠子，有几处飘着淡淡的雾气，在不断地移东移西，像是一条白云的漂浮，像是生命的纽带。母亲说，新播种的土豆容易受冻，受冻了，就出不了新芽，所以罩几天，等新种子发芽、出苗再掀掉尼龙。母亲说完了，但我心里还没有想完，我感觉这尼龙对于土豆来说，就是一座低矮的阳光房，生命阳光房。我那时是感动的，倒不是因为家人劳作后有蔬菜吃，我是感觉到了母亲的用心与爱心，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种菜人无限爱心播撒的必然结果。难怪有朋友说，我要吃完那一碗蔬菜的，因为从选种，到播

种，到成为一棵蔬菜，不单单是有了阳光，还有让阳光光能积聚起来的那块锃亮的白色的尼龙布，还有将这块尼龙布盖上蔬菜的人儿。

到此为止，我深深认识到：平淡生活中，每一个人，其实就是一座阳光房，关键是你愿意成为阳光房否。我小时候，寒冷的天气都是有具体物象表现出来的。比如河里的冰，有一尺厚，冷光直逼你双眼，你会感觉冷飕飕；早晨出门，屋檐下倒挂着尖尖的冰棱，手一摸会黏住；脚趾头因为冷，可以冻到无知无觉，双脚拼命不停顿地上下跺脚。每一次的冷都能挺过去，为什么？还不是有人想办法解决了问题。入冬了，母亲及时给你缝制好棉衣棉裤，穿上了，人像一只柏油桶，但浑身被包裹着，不冷是肯定的；阳光出来了，被褥、枕头、鞋子、袜子，母亲拿出去晒上一二小时，让里面充满阳光的味道；单鞋冷，父亲做一双芦花蒲鞋，母亲做一双棉鞋，交换着穿，脚就一直暖着。有一次读书回来，母亲看见了我，让自己的双手对搓了一二分钟，然后紧握着我的手，还问我现在暖了吗？这一切都让我在冰冷的时候，身上像是铺满了阳光一样，身体与心情一起热腾，从而快乐做作业，快乐过日子。

小时候，母亲是我们的阳光房；现在，我们要成为母亲的阳光房。

## 怀念一双“芦花鞋”

□施国标

天冷了，有人已经打算自己脚上应穿一双什么样的鞋来保暖。当我翻出一双皮质夹绒的保暖鞋时，便想到了我儿时曾经穿过的那双“芦花鞋”，是它帮我度过了许多个艰难的冬日，于是我与“芦花鞋”情意难了。

芦花是芦苇上长出来的“花”，虽说是花，但与我们习惯上的观“花”之概念相距甚远，甚至是沾不上边的。用芦花编出的“芦花鞋”是粗头粗脑的，不算好看，灰白的颜色，但芦花“短”中有长，有天然的保暖性，这是让其它“花”所不及的，就凭这一点，芦花便成了农家人的偏爱，借其所“长”来制作过冬的保暖品，故被视作为宝贝。芦花在秋天里时，因青色一片，被称为鲜芦花，晒干后可扎扫帚；冬天里芦苇干枯了，芦花蓬松了，小小的籽粒放射出一朵朵白色的小绒花，家乡人用于小鸡窝保暖、用于垫鞋肚、最多的被用在了编“芦花鞋”。

如今，芦花鞋已经远去了，但家乡仍有几位能编“芦花鞋”

的老先生在，有的甚至被列为市级非遗传承项目，让家乡的后人还能看得到由他亲手编出的芦花鞋，来个怀旧的触摸，这实在是件幸事。是的，我父亲在世时也是会编芦花鞋的，由此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编制芦花鞋的全过程，除此外他还能编竹篮头、草鞋、草窝等。小时候我穿的芦花鞋就是我父亲编的，故说到我穿的芦花鞋除了其本身的温暖之外，还有父亲的亲情温度在，所以我对芦花鞋的情感是刻骨铭心的。制作芦花鞋父亲往往选在冬闲时，芦花现收现摘，十分清新。我看到父亲在编芦花鞋时，先掠去稻草上的枯叶，留下黄光灿烂的秸秆，用它来编草鞋底，用的经绳是从海滩上拔来的“钢草”，韧性强、有牢度。父亲坐在一条长板凳上，前头的板凳顶端挂了一“草鞋鼻头”工具，有很多的朝天木齿，用于挂经绳，然后父亲按流程来编草鞋底，并在沿口一周留出应有的许多根经绳。父亲开始在经绳上要绕芦花，一枝蓬蓬松松的

芦花，父亲用手指摘下若干分枝，然后绕股在经绳上盘压了起来、一圈圈地往上编，动作娴熟，聚精会神，巧妙地去编出好看的鞋头、鞋肚、鞋帮、鞋口。鞋面又要编得软硬适中，让人穿着舒服，这才算合格。一双芦花鞋编好后，母亲总是在鞋口上缝上布条，以防伤人皮肤。大寒天来了，母亲从墙上取下芦花鞋让我们穿上。她在“鞋”肚里还塞了垫底芦花，这样就足够不让我们的脚冻着了。不过，穿了芦花鞋是不能再乱踢乱跑的，若不守这个规矩，一双芦花鞋两三天就被掉了。于是，我们就在家里玩，孵在太阳底下，抱一只脚炉蚕豆吃，安静地享受着芦花鞋的温暖，度过难熬的冬日。

当然，过去会编芦花鞋的人，还做起了卖“芦花鞋”的生意，扁担两头挂着新编的芦花鞋走村串户地叫卖，把最环保又温暖的芦花鞋送进千家万户，构画出一幅独特的寒冬腊月图。

## 我的植物朋友

□浦东新区惠南小学三(2)班 傅萌萌

我奶奶家有一棵有趣的植物，这棵植物的名字叫：含羞草。轻轻一碰，它就像一位含羞的姑娘似的，慢慢把叶子合了起来，真有意思！怪不得人们给它取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。

含羞草有着一片一片对称的叶子，就像一根一根整齐的羽毛，可爱极了！一阵风吹过，叶子们便跳起了欢乐的舞，彼此相碰，惹人喜爱。

你知道吗？含羞草也会开花。它粉嫩嫩的花儿，不仅圆滚

滚的，而且毛茸茸的，好看极了！我凑近闻了闻，发现含羞草没有什么香气。

我每天放学回到家后，都会跑到含羞草跟前，跟它“打招呼”。我用手轻轻一碰它，它就慢慢把叶子合拢，好像在和我说：“欢迎回家，我的小主人。”

含羞草，虽然你不像有些花儿那样美丽娇媚，也不像有些花儿那样馨香阵阵，但是你可爱又含羞，凭这一点，我就最喜欢你了！

## 野柿子

□刘向东

深秋，东山坡最美的色彩是一棵高高的柿子树。

因为周围是郁郁苍苍的松树，这柿子树就格外突兀耀眼，每一枝上结着沉甸甸的柿子。低枝上的柿子青黄光鲜，像涂了富有质感的蜜蜡；树顶上的柿子通红鲜亮，犹如一只只发光的小灯笼。不时有鸟儿落于枝头，它们啄食柿子的得意让我们嫉妒不已。有次我们叫大个子德平一起去摘柿子，他不去，说那是野柿子不甜还涩嘴。我不信，反驳说只有半青半黄的柿子才涩嘴，我老家的红柿子没有一个不甜的。可他坚决不去，又说是野柿子涩嘴。于是我们肩扛绑有铁丝弯钩的竹竿上山摘柿子。由于树高，钩着柿子又怕落地即碎，只好攀上树杈轻轻钩下结有红柿子的树枝。摘下的柿子红润柔软模样可爱。我尝了一口不但不涩嘴，反而皮薄汁稠肉厚甜糯，有老家的柿子味道。为证明德平是胡扯，我们给了他两个。可他边吃边说：“欸，这野柿子是有点涩嘴嘛。”我们不响。回头看他，他却吃完了柿子，抹抹嘴狡黠地一笑。

隔天的午后，我们兴高采烈又去摘柿子。不料，树上只有几个被鸟儿啄食过的破柿子和几片泛红的树叶，连青黄的柿子也没剩。这时我们顿感蹊跷，甚至怀疑是德平找借口想占“独食”。但我们不甘心，决定再去找一棵柿子树。结果分兵两路前山后山搜寻了老半天也未见柿树的影子。

几天后，德平居然叫我们和忘年交“老山东”一起去他家吃柿子。我们虽然不信，却忍不住跟他而去。一进门，他搬出草绿色手榴弹木箱，打开一看箱内摆满了红彤彤的柿子。他说就是东山坡上的野柿子，焐熟了比蜜糖还甜。我们开心地吃着柿子，看着德平一脸笑意，都觉得错怪了他。他还说那天没能一起摘柿子是为了去打听征兵的消息，说野柿子涩嘴只是脱口而出。后来上山时我们却下了山。看着诱人的柿子，生怕被别人下手，就摘了柿子用衣服兜了回

来。吃着柿子我问“老山东”：这么甜的柿子，为啥说是野的呢？他笑呵呵地说这柿子孤零零地在山上野生野长有野性，叫野柿子并无不妥。如果长在院子里或有人侍弄的田间里，恐怕就不会说成野柿子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熟透的柿子都甜美也更好看。

神奇的是，有天“老山东”从山上剪了两枝柿树枝，将营区院内一棵类似枣树的两处枝杈分别切开半寸刀口，再把柿树枝下端两面削薄分别插入后用胶布缠紧，让柿树枝与树身无缝对接，并告诉我们一个新名词：嫁接。春天里，那嫁接的柿树枝抽芽长叶，夏天时就枝繁叶茂了。大约过了两三个夏天，深秋的营区院角便有了十分抢眼的柿子树，每只柿子比山上的野柿子还要饱满红亮。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去采摘，可能是“老山东”说过熟透的柿子好看吧！

无独有偶。多年后的冬日，松江作家朋友王平华先生邀请相聚。见其别墅院内有一棵红果累累的柿子树。柿子的品相和树的长势与我记忆中的天马山野柿子几乎相同。一种似曾相识的激动使我羡慕而贸然地问他为何不摘下享享口福呢？他欣然一笑说：不大舍得。满枝柿子看着喜气红火，同时也象征“事事如意，事事有余”。于是我恍然大悟。原来“柿柿”与“事事”谐音，如意是美好的期盼，有余是生活的哲理。正如平华兄的为人处世，两者兼得才是大智，也就有了岁月的余味和永远的情怀！

## 十六字令二首

□莘小龙

一

秋，云淡星高暑意休。  
风凉爽，丹桂醉天牛。

二

秋，枫叶荻花秀眼球。  
朝霞艳，华夏竞风流。